

## 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(2019.9.22-25)

编者按：“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”微信群為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建立的學術微信群，發起人為孟蓬生、王化平，旨在研討安大簡《詩經》的相關問題，推動跨學科學術交流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。該群為純粹的學術研討群，崇尚實學，絕去浮言，提倡爭鳴，鼓勵創新。微信群建立以來，得到了學界同行的響應和支持，在群內展開了熱烈的討論。今起本公眾號將陸續推出讀書班討論紀要，以飭讀者，敬請大家關注。

以下是9月22日至25日的討論紀要，由於當時尚未見簡文和整理者意見的全部內容，所以一些想法還不是很成熟，主題也比較分散，在此整理的是相對集中且成熟的討論內容（為保持行文簡潔，除引述外，對於發言者一律徑稱其名，不加“先生”等字樣，敬請諒解）。



### 一、文字學

文字方面主要是有關《關雎》“晶筮（參差）”之“筮”的討論。“筮”，原作：



杜鋒注意到今本《詩經》中“參差”之“差”（歌部）在簡中寫作從徙聲之字，可再次證實徙在戰國時當歸歌部。杜鋒還指出若嚴格隸定的話，此字應該隸作“筮”，可分析為從竹、土，屮省聲。且此字在注釋（五）中說是“屎”字，當誤：“‘屎’字承自甲骨文从屍從少（小）之字，與簡文筮無關。筮的聲符是‘沙土’之‘沙’的本字，也是‘徙’的聲符。李家浩討論過。”李發指出李家浩早年將甲骨文那個所謂的屎釋作屎，讀作“徙”，裘錫圭讀作“選”，但後來李先生或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，因為安大簡注釋李先生是看過的。杜鋒回應：“李、裘二先

生讀甲骨文中的‘屮田’為徙、選田，金文讀為‘纂’，其認為屮分化出尾，早期好像未見，秦文字中方見。所以李守奎先生懷疑屮、篁在早期有明確分工，當為二字。最好還是將簡文篁的聲符【尾（屮之省）】視為‘沙土’之‘沙’的本字，也是‘徙’的聲符，不必與‘屎’糾葛，因為字形說不過去。”



## 二、音韻學

音韻方面主要討論了縑聲字古音的相關問題。孟蓬生認為：“從《說文》諧聲系統看，縑聲字古音可以跟見紐字發生關係。安大簡《關雎》‘關’字異文作‘關’，可以跟《說文》諧聲系統互相印證。”何義軍指出下文《卷耳》之“卷”同樣寫作从“縑”聲，又可證明孟先生的說法。

孟蓬生在25日的討論中又補充道：“關（見母）从縑聲，縑从卅（卯）聲（來母）。縑聲、卅（卯）聲相通，故‘關’異文作‘關’。另外，他還指出：“《說文·門部》：‘關，妄入宮掖从門，縑聲。讀若闌。’《廣韻·寒韻》音‘落干切’，為來母字。但根據《說文》諧聲系統，縑聲字有‘變’，《廣韻·願韻》音‘居願切’，為見母字。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資料可以互相印證，表明‘縑’聲與卅（卯）聲一樣，上古均出入於見來兩母。”



## 三、訓詁學

對於安大簡《詩經》字詞的理解，孟蓬生提出一個原則性的問題：“要盡可能尊重古人尤其是漢人的解釋，不要輕易出新解。出新要符合當時的音韻和用字習慣。”

關於《關雎》“要翟”的理解。對於整理者讀“要翟”為“腰嬈”，訓為“細長的腰身”的意見，王化平認為“要翟”還是應讀作窈窕，釋作“好”比較合適：“窈窕是一個聯綿詞，既有漢人的注釋支撐，也有《詩經》‘桃桃公子’句佐

證。新解的成立不能單憑音韻，全篇的意境最重要。”他強調：“‘關關雎鳩’就類似‘呦呦鹿鳴’，一開始就沖著‘好’來的，不是沖著腰身來。而且下文有‘淑女’，有‘好逑’。”並指出《陳風·澤陂》“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”表明先秦女子應以高大而非腰細為美，可作參考。而“窈窕”，在馬王堆帛書中引作“茭苟”，也是很重要的證據。



#### 四、文獻學

這方面主要涉及抄寫格式及文本等問題。王化平指出安大簡《詩經》的抄寫格式與漢簡《詩經》有較大不同：“安大簡《詩經》兩首連抄，以墨丁隔開。各章之間好像沒有一律斷開，有句讀。”並就安大簡《詩經》的內容對美國學者柯馬丁等提出的先秦詩歌“共享材料庫”說提出了質疑。【按：柯馬丁認為“兩篇《蟋蟀》（指清華簡《耆夜·蟋蟀》和毛詩本《蟋蟀》）文本是通過它們總體上的主題、意象以及一套有限範圍的表述而聯系在一起的，這些表述明顯使它們區分於其它詩歌：它們是某一個共享素材庫或是‘詩歌材料’的兩個獨立的具體實現。不難想象，如果有其它的“蟋蟀”詩被發現，它們也將是不同的。”】王化平認為：“安大簡《蟋蟀》與《毛詩》大同小異，差異遠小於清華簡本與《毛詩》，完全可以看成是《毛詩》的一個戰國寫本。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柯馬丁的推測。柯馬丁誇大了不同本子間的差異，對所謂的‘文本複制’的理解過於機械，沒有充分考慮到清華簡《耆夜》的性質。”

王化平認為漢人看法來自戰國，不可輕易否定。文獻的流傳除了文本，還有師徒的口耳相傳，古人對經典誦之在口，記之在心亦是常態。雖然焚書坑儒對文獻、文化有很大破壞，但戰國末年出生、成長的不少人仍活到漢初，學術自然可以延續。楊懷源表示讚同，並指出焚書坑儒應對皇家藏書影響不大。

王化平還指出“安大《詩經》簡具體篇章、大部分詩序與《毛詩》相同，這說明戰國中晚期已有較穩定的《詩經》本子，《毛詩》本有長久淵源”，但安大《詩經》簡在結構上也與《毛詩》多有不同，“比如有《侯風》，《魏風》所收詩多見於《毛詩·唐風》”，這些結構上的不同對孔子刪詩說提出了挑戰：“如果有孔子刪詩，則何來安大簡與《毛詩》本在結構上的差異，以至於此有《侯風》而彼無

之，《魏風》《唐風》相混淆？當然，理論上來說，安大《詩經》簡、《毛詩》本均有抄錯的可能性。”

執筆：歐 佳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

